

水韵济宁

李 胜



那块水土，物华天宝，明珠璀璨，底蕴深厚，让我深深地依恋，这便是家乡山东济宁。它宛若一艘幽雅的渔火，在异乡的点点繁星里，盘桓着，姗姗而来，时常萦绕在我梦里。

济宁市位于鲁西南腹地，东壤孔子、孟子诞生地曲阜和邹城，南括山东最大的淡水湖南四湖，京杭大运河临城而过，北望英雄的梁山。可以说，小城济宁是水上漂来的一座城市，多重文化在此交融，独树一帜的济宁运河文化在此落地生根，枝繁叶茂。

年少，对济宁的懵懂认知，是从一艘蓬草开始的。那年，父亲把一艘晒干的蓬草从南阳湖顶风破浪送到了济宁市。我坐在高高的蓬草上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在烈日下，我时而跳入水中，手挽船帮，纳凉嬉戏，时而问，济宁市还没到，咋那么远？父亲微笑着，耐心教我水中行船的摇橹号：摇一啊一摇一哟！双手抓撻把半半边瓢！又开双腿弯下腰哟！伸开胳膊使对劲！不慌不忙向前摇哟！摇一啊一摇一哟。

“前面就是济宁市，包子油条吃个饱哟。”听着父亲的吆喝，我抹抹嘴角，咬牙坚持着。90多里的水路，可想而知父亲的劳累和艰辛。在热闹纷繁的济宁，我人生第一次吃到最好吃的美食：济宁市的羊肉包子、豆腐脑。暮色西移，父亲领我穿过老洋桥，买了一包火柴，灯火阑珊的水城济宁好美好，济宁在我心中打下烙印。

大学毕业后来济宁一家新闻单位，我几乎走遍古城的每个角落，济宁城让我走心的依旧是水，是城内的涓涓清流。那时，城市还没大的扩容，济宁很有看头的几个地方大多在太白中路上。站在老洋桥上望南北方向，一条蜿蜒的河道穿城而过，犹如长龙卧波。河道在太白路折了一个弯，径直流向西方，引入改道的京杭运河内。这是京杭大运河穿越济宁古城的原河道，现已废弃，但古运河两岸商贩的叫卖声，仍然不绝于耳，约一公里长青石板铺就的竹竿巷街商店林立，时至今日，依旧兴隆。

有一年春节前，大雪苍茫的午夜，我坐车回故乡探亲，车从浞府河路东即将行驶上浞府河大桥时，突然看到大桥上灯火通明，浞府河两岸银装素裹，绵延绕城的街灯照亮

着顶风夜行的人，我甚是惊奇，济宁也是不夜城了。车进市区，街面没有了结冰，穿行在大街小巷的扫雪车在霓虹灯的装扮下，城市变得那样亲切，可依可依，是家的感觉。

记忆中，济宁公园里的一池清澈之水，令人难忘。夏日，睡莲卧于池中央，微风中荷莲掩映，游船在悠扬琴声中穿行过廊桥，清水从山涧水帘洞奔泻而下。它位于城市的中心，也是济宁最繁华之地，不仅本地人爱逛，也是大多外地人来济宁要游的去处，我的亲朋好友就常来此驻足，朋友们戏称，公园中那泓清澈见底的池水，是济宁一双明净亮丽的眼睛。

公园的西邻、古运河北岸的太白楼，声名远播，千年不衰，因诗仙李白驻足济宁二十余载而得名。济宁的古迹群还有声远楼、铁塔寺、浣笔泉、凤凰台、千年古槐树等，依然诉说着古城的辉煌和荣耀。

我曾慕名寻访古城八景：白楼远眺、南池荷净、行宫春晓、凤台夕照、峰岫晴云、墨泉泉碧、麟渡秋帆、西斋渔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名胜古迹有的已无处可寻。我多么希望昔日的风景重现，再一睹它的芳香。

新建南池公园再现了“南池荷净”古景风貌。夏日里某个清晨我去拜访，济宁的南池公园疏朗别致，卵石小径与廊桥相依，错落有致的绿植与池水合璧，四季草木葱郁，花团锦簇，池中鱼群游弋，蒲草、茭荷萦绕，在喧闹的盛夏，实乃恬静休闲的绝佳去处。

位居城市东南角的凤凰台进行了扩容改造，上凤凰台登高望远，“凤台夕照”佳境重现。再次登临太白楼，凭栏远眺，古运河畔，楼台水榭，古建筑群中商铺繁华热闹。

水是有族群体系的，好比济宁城区的流水和河道。京杭运河临城而过，浞府河、四河、蓼沟河、古运河、越河、太白湖等城内水系作辐射状。路通桥，桥连水，是水韵济宁的一大景观。近年来实施的河底清淤、两岸截留、水源建设、岸线绿化美化亮化、环城高架桥的建设、滨河商业建筑等综合治理，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济宁已驶入城市发展的快车道，重现“运河之都”风采，济宁呈现出新的勃勃生机和无穷魅力。

一个明媚春日的清晨，一袭温暖滋润的清风从城市南端太白湖吹来，沿着宽阔的荷花路径直向北，仿佛整个济宁城都能嗅到它温存的暖意。太白湖上，鹤鸣对舞，绿鸟鸣歌。湛蓝的天空下，太白湖绿得那么耀眼，那么醉人。平静辽阔的水面一望无际，碧波荡漾处，是顽皮的游船拨弄了温婉的水姑娘一下，水面荡起的层层涟漪，似水姑娘明眸善睐，回眸间，甩落飘散的缕缕秀发。远处水天一色，湖中绿树掩映下的几个渔村，犹如满池碧荷上不经意间结出的几簇莲蓬。这里小径通幽，水草丰美，荷香四溢，树木葱茏，游人如织。新城和美景相依相偎，真可谓花香十里动济宁。

百舸争流，奋楫者先。这个春日中午，我站在小济宁南环路的铁架桥上看见帆影船队。京杭大运河上的行船繁忙有序，往来如梭，绵延几里的船队，犹如游走的水牛，卧波前行。大运河行进中的货船四季如初，昼夜不歇。济宁水资源丰富，河道密布，随着京杭运河济宁段三改二工程即将完工，水路交通日臻完善，“通江达海”不日将成为现实。

傍晚，夜幕下的南池公园微风习习，空竹声声入耳，成为忙碌一天的人们遛弯休闲去处。夜深人静，一眉新月挂在明洁的夜空。“池花对影落，沙鸟带声飞”，此时的南池枕着皎洁的月光，甜美入梦。

我在济宁街巷里踱步、穿行，寻觅诗和远方。当今，济宁正日益展现出水系贯通、生态宜居、城水相依、碧水灵动的水城风貌。这自然风光，这水乡风情，令人赏心悦目，美不胜收。水乡济宁犹如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幸福堂和朱记锅贴

应帆（美国）

周末带大儿子和小女儿在法拉盛配眼镜。天气不好，冬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，让人也跟着郁闷起来。下午办完事，虽然5点还不到，天色却已经全黑了。因为下一班火车还有大半个小时才来，就问两个孩子要吃点什么。在这阴雨天气里和郁闷心情中，“吃点什么”仿佛是最直接、最能信口说来的安慰剂。还有就是，来法拉盛不吃点什么，总感觉不大对。14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，对“吃”没有兴趣，对法拉盛的饮料却异常熟悉，这会让子异口同声回我：“珍珠奶茶！”

人到中年，深知“甜蜜的都是罪恶的”，又深知一杯奶茶至少5美元，于是我“耍奸使滑”道：“我没带现金，也不赞成喝这么甜的饮料。”7岁的小孩连声叹息，问我怎么可以不带钱，14岁的少年却诡秘地笑道：“我有钱！”他有钱，他还愿意给年龄是他一半的妹妹买一杯。我也没什么更好的托辞，就领着她们一路找奶茶店。

没想到在法拉盛图书馆斜对面就看到一家卖奶茶的店，名字赫然就叫“幸福堂”。这个店址若干年前是一家名叫“潮坊”的粤式餐厅，过去两三年几经转手，如今分拆成好几家店。幸福堂是其中一家，紧连着40街，和40街对面的星巴克对望。这个阴雨的黄昏，幸福堂内人流漫涌，想来生意不错；一杯奶茶要七八美元，远超咖啡价格，看来他们的底气也足。我后来才知道幸福堂是一个起源于台湾的手摇饮料连锁店，又被称为“奶茶界的爱马仕”等等。

幸福堂空间不大，只谈外卖。孩子们得了奶茶，高兴异常，还很慷慨地问我不要尝尝。我感谢了他们的诚意，因为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，想起他们喜欢吃糖心麻球，就带着他们往前走了几步，看看那家“朱记锅贴”小店。

我在纽约生活22年，光顾法拉盛大约有22年，很多饭店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而这家朱记锅贴却一直在那里。店面只是一个窗口，外墙上的简陋菜单上标示着他们售卖的各种面点小食，比如锅贴、煎饺、包子、麻球、春卷、麻花、饭团、茶叶蛋、豆浆、豆腐脑等等。这家小店最诱人的是它的亲民价，是2022年还可以用1美元25美分买到4粒生煎小包的价钱。

刚到那里，就见一对父子在店外迫不及待地开吃刚买的包子、锅贴等食品。听他们说话，好像从远方来法拉盛，四十左右的父亲似乎很早之前来过，一直记得“朱记锅贴”的物美价廉，此刻不待询问儿子的吃后感。八九岁的小男孩倒也一边吃一边点头称是。这买东西给儿子吃的父亲，不知为何让我想起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和他父亲在南京火车站给他买橘子的情形。隔了将近一个世纪，又隔了一个太平洋和美国大陆，这铁道边上的父子亲情，倒有一脉相承的意思。

研究墙上菜单的时间里，也不时见人停下来买食品。一个老外要鸡蛋饼，锅贴店柜台后面收银发食的妇人一边用简单的英文和他交流，一边用广东话向里面的厨子喊单，一边用普通话抱怨鸡蛋涨价太多了，说从前40美元可以买360个鸡蛋，现在则需

次旺回家

杜文娟



2013年，我在北京光爱学校见到了次旺多吉，没想到9年后我们还会联系。

次旺多吉1996年出生在西藏自治区噶尔县门土乡。父母去世后，次旺被大叔叔接到噶尔县孔繁森小学，当了一名住校生，距家一百多公里。那一年，他8岁。2009年底，他被爱心人士送到北京光爱学校。通过笔试，原本读五年级的他，和三年级孩子一起学习。

光爱学校，也叫光爱儿童之家，是一所非营利民间教育慈善机构，接受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领导和监督，专门收留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浪儿、孤儿、特困儿童，实行全免费寄宿制，由爱心人士石清华创办。

在光爱学校，次旺见到了其他几位阿里来的孤儿，很快和他们成为朋友。在这里他感到的是尊重和呵护，学习劲头很高。一次他和同学闹矛盾，一个人躲在宿舍流泪，石清华知道后，走到他身旁，什么也没说，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。那一刻，他哭得更凶，非常想叫一声阿爸，但不好意思叫出口。

光爱学校的孩子户口不在北京，没有学籍档案。2012年7月，次旺和几个孩子被爱心人士送回阿里的学校。

次旺回去以后，不知道该上几年级，他去问离开阿里时五年级的同班同学，得知上初中二年级，他就跟着初三班上学。课本来的时候，老师宣布，没有学籍档案不能参加中考。他决定离开阿里，重返北京。2013年3月底，次旺从阿里搭车到拉萨，在拉萨买了一张火车票前往北京。快到那曲时，一位乘客因高原反应忽然病倒，列车员和医生忙作一团，问有没有会说藏语的人，次旺主动请缨。病人呕吐咳嗽得厉害，次旺把手在酒精里浸泡以后，伸进病人的喉咙帮助掏呕吐物。一位邻铺的藏族男人主动与他搭讪，问他为什么帮助病人，他告诉人家自己是光爱学校的学生，平时老师教育他们关爱需要帮助的人。

因为光爱儿童之家只有一到六年级，没有初中高中部，次旺只能上午跟着六年级学生学文化课，下午自己画画，也帮老师同学修修补补。

见到他的时候，17岁的次旺对我说，希望有机会去学国画唐卡，学成以后，回到阿里，画神山圣湖、牦牛羊群，让更多人通过他的画了解阿里，喜欢阿里。万一实现不了理想，回家放牧也好。

直觉告诉我，这不是他的人生句号。

2022年9月13日，我把电话打到阿里，问到了次旺的联系方式。次旺接通电话，首先说，您好。普通话非常标准，语气礼貌客气，温暖亲和，与9年前的羞怯少年判若两人。

他说，2014年他在北京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，后来石清华把他推荐到安徽金寨的职业技术学校，学校有计算机、护理、幼师专业等。老师问他学什么，他说想学画画，老师说幼师有绘画课，他就读了幼师专业。全班30多个同学，他是唯一男生，全校六千多名师生，只有他一人是少数民族，所有老师同学都喜爱他，尊重他。别的同学6人一间宿舍，他单独一间。因为他会维修手机，校领导号召师生到他那里修理，也是变相资助他。每天最少修一部手机，除去成本，一部手机挣15元到20元不等。节假日他没地方去，有的同学陪他，有的同学给他带各种零食，请他到家里做客，家长把他当成座上宾，给他吃腊肉、烧鸡、板鸭、火锅等等，因而他习惯了各种饮食。利用寒暑假，他随基金会和爱心人士，到甘南三科草原、青海塔尔寺、广西等地支过教，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他出演和编排的舞蹈、舞台剧多次获得学校奖项，绘画作品色彩鲜明，具有唐卡特色，其中一幅《心中的母亲》令记者动容。

2017年毕业，次旺回到阿里，不但独立开了一家120平米的超市，还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，开了一家藏餐吧。他和阿里地区热电厂的一位女工结了婚。他平时住在车上，妻子和儿子住在超市隔出的6平方米房间里。

2020年，他申请了6万元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资金，加上妻子的积蓄，一共7.8万元，利用学校三包政策，为学生配送牛奶坚果果等。他先后购买了货车和流动餐车，餐车上能放3张餐桌，每天晚上开到朗玛厅门口，卖烧烤、关东炖，次日七八点收摊，8个月净挣30多万元。有一天他突然发奇想，从银行取出30万元现金，用营业厅的绿色布袋子装好，抱回家以后，一查一查放在桌子上，不停地用手去摸，左看看右瞧瞧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直到深夜，和妻子一起将钱锁进保险柜，一夜还是没有睡踏实。他说，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，还是自己的，太奇妙了。

如今，26岁的次旺拥有3辆车，人手紧张忙不过来时，只好把流动餐车租出去，一年收一万多元租金。

他申请了多个商标，已经批下来6个。通过对全地区实地考察，他发现门土处在普兰、札达、噶尔、革吉几个县的中间位置，旅游位置优越。有几户牧民住进了城镇安居房，留下两千多亩草场荒芜，他想租下来，种植青稞和油菜，改土养地，机械化耕作。他还与农业合作社联手，做青稞、羊肉、牦牛肉、奶制品精加工，采取农业+文化+旅游+互联网模式搞经营。在他六七岁的时候，印象中父亲种过白菜、油菜、小麦、青稞。袁隆平爷爷在海滩种出了水稻，次旺与新疆一位农业专家联系，也希望在阿里种出水稻。

次旺说得最多的是政策好，关爱他的人很多。他至今随身带着2009年阿里方面给他开的证明，上面有噶尔县教育局长、行署专员的签字，有了这些材料，他才顺利到达北京，接触到外面世界。他认为挣到钱，要回报社会。他深深懂得边疆青年的使命，积极参加民兵训练，还成为噶尔县红十字会的铁杆志愿者。

每当逢年过节，次旺和妻子都回日喀则看望家人，他对妻子与前夫生的儿子视如己出。他说石清华是几百个孤儿的父亲，自己当然要好好爱护身边人。20人左右，刚上阿里高原守边防的军人，有的水土不服，他找到噶尔县武装部，捐赠300箱矿泉水。2022年8月，他为防疫人员和志愿者送去1000箱矿泉水。前不久，有牧民从革吉、改则等县搬迁到狮泉河镇康乐新村，他为240多户初来乍到的人家，送去米、面、菜油、蔬菜，价值5万多元。他还打算从阿里开车到北京光爱之家，为老师和弟弟妹妹们，送五六头牦牛、十几只羊。从狮泉河镇、革吉、改则、那曲、西宁、兰州、西安、石家庄，到北京，五六天就能赶到。

我说你开多少天，才能装下这么多牛羊呀。他笑着说，送肉呀。说到这里，我俩在电话两头，哈哈大笑。

次旺坦言，自己在阿里同学中，经济条件算好的，自己和二哥都有收入，兄弟俩经常开车回家。给大哥和姐姐送去日用品，一家人衣食无忧，和睦相处，邻居们非常羡慕。

要120美元才能买到。太太有时说我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，不想眼前这位女士把生活和经济账给我诠释到这样精确的数字里。

又见一位中年妇女拖着购物袋带着儿子路过。她一边拿出钱包找现金，一边问十一二岁的儿子要吃点什么。他们最终叫了韭菜盒子和锅贴，妇人想想又给自己加了一份豆腐脑。她把买好的放在塑料袋子里的食品包扎好，又仔细地放进购物袋里，然后和儿子一起在浙沥夜雨中慢慢地向西走去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猜测这是——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，“朱记锅贴”的几样吃食给他们这个凄风冷雨的晚上增添了一点快乐和暖意。

收钱发食的妇人看看我菜单很久，张口询问我们要什么。我要了大麻花、豆腐脑和炸春卷，没想到她说炸春卷没了，却又道：“可以给你们现做。要几个？”之后，四个春卷倒是很快就做好了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小女儿很喜欢这刚炸出的新鲜春卷，一个人吃了两个，又夸张道：“真的是太好吃了！”她像发现新大陆似地问起来：“为什么叫春卷？现在不是冬天吗？”这个问题，我竟不能回答，就如同我不知如何解答他们越来越多的问题，和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。

吃饱喝足，我们就去等即将到站的火车。在站台上，可以看见那个小小的社区公园。孩子小时，我们常带他们来法拉盛，购物吃饭之外，也在附近学过跆拳道、上过天才班的培训课、学了好几年中文，自然在这小公园玩耍过多回。站台和公园之间的坡地上，无人问津和收割的一畦冬草，长长黄黄，在迷离的灯光和若断若续的冷雨里，舞舞停停，别有一种“野坡无人草自横”的疯狂和妩媚。

在火车上坐定，孩子们继续满足地啜饮幸福堂的珍珠奶茶，袋中打包的朱记锅贴散出的香气充盈鼻腔。望着车窗外渐渐逝去的法拉盛夜景，一种欣慰和满足升起。想想幸福堂提供的鲜口味饮料，以及朱记锅贴多年如一日的怀旧滋味，都带给我们口腹满足感和心愉情悦的收获。冬夜冷雨里曾经惆怅的心情，因为这新与旧，竟也慢慢地暖过来，好起来。



麦田消息

卫建民

这天是二十四节气的“惊蛰”。每每看到这两个与农业社会紧密相连的汉字，如今生活在高楼大厦丛林里的我们，也会有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的温暖震撼。小时候，我就听姥姥说过：“过了惊蛰没硬土。”不识一个字的姥姥，心里记着每个节气，以日月星辰为时钟，把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用气候的变化说明土地在这个节气的特征。

在北方农村，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最壮观的画面，就是一大片返青的麦苗。说“返青”而不是“长出”，是对生命回归的描述，“返”就是麦苗在冬眠状态下苏醒，要在暖阳下迎接自己的又一次青春。

我在农村长大，现在还吃着农民生产的馍馍面条，每年春天关心的农事，就是小麦的返青。昨天，我在视频看到，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前街村的农民在春浇，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下到麦田地头，向农民讲解今年的农业用水水价、干渠支渠的流量。我高兴地看到，为节约水资源，干渠支渠都有防渗设施，清冽的霍泉水正涌入麦田。一位中年农民用我熟悉的乡音说：“麦刚施肥，现在又浇上水，连吃带喝，估计今年增产一百多斤没问题。”我听见“连吃带喝”的群众语言，心中喜悦，好像久旱的心田也被浇灌了清冽的泉水。农民把他承包的5亩麦田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把施肥浇水当成喂养正在返青成长的生命啊！土地上的生活，永远是生动活泼、形象鲜明的。

从小，我们就在春天里唱着歌，在返青后的绿色麦田里欢快地走过。我家住在汾河边，泉水、河水环绕，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参观洪洞县的农村小水电站时，曾为眼前美景写下赞诗：“洪洞风景如画，一望麦绿树青。大渠小渠分布，地下灌道

通行。”苏轼词“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”的春景，我是亲眼见过的；当年只觉是寻常。这个季节，麦田经施肥春浇后，麦苗茂盛墨绿，麦田里冒出一一种野菜，俗称“麦母草”，毛茸茸的肥厚小叶，是上好的农家菜。

一直喜欢一句经典的话——“一粒麦子要是不死，那就永远是一粒麦子；要是死了，它带来的是大丰收。”返青后的麦子经过施肥春浇，再分蘖，茁壮生长，长成籽粒饱满的麦穗，一粒种子变成了无数的养活人口的食粮。贡献巨大的袁隆平先生的墓碑上镌刻着平凡的真谛——“人就像种子，要做一粒好种子。”在春天的麦田，清冽的泉水流入苏醒的麦苗，是农民一年的盼望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在土地上见过春种秋收，对土地的恩赐心怀感激：我手中拿的馍馍，我的一日三餐，是正在春浇的农民给予的。我永远记得，麦子播种时已在深秋，早晨天气已凉，农村种植小麦还是用牛拉犁，手摇耩。麦种像熟睡的婴儿，紧闭一条缝的微型眼睛，在木轮的方斗里拥挤，摇摇晃晃，一直摇落到肥沃的土地上。已收割的玉米青秆，层层摆在地头，播种的木犁划过高高的双垄，阳光在播种的土地上闪耀。每与朋友谈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，每每看见农业机械收割小麦的壮观场面，我总在感叹：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我们小时候看见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，变化太大了。

成熟的麦子，现在在工艺品公司加工制作成花束摆在花店出售。春节前去花店，看见五彩缤纷的花丛里有金黄的麦穗，我总要停步看看，但我不买，因为我的心里有麦田麦子，还有麦芒顶尖上挂着晨露、藏着阳光的麦穗。